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五十四回 王景分兵襲馬嶺 向訓建策取鳳州

詩曰： 天將下三宮，星門召五戎。
坐謀資廟略，飛檄佇文雄。
赤土流星劍，烏號明月弓。
秋陰生蜀道，殺氣繞遑中。
風雨何年別，琴樽此日同。
離亭不可望，溝水自西東。

右錄楊炯《從軍詞》

話說世宗正與近臣議論治道之方，忽黃門官奏稱有邊報機密事情，世宗詢問其由，黃門官奏道：「西蜀孟昶，久違聲教，奢志虐民，縱情淫亂，窮奢極欲，廢紀綱，至於溺器亦用七寶裝成，似此流連荒淫，百姓怨誹日甚，臣聞知其由，是以特來相奏。」世宗聽畢，便與王朴商議。王朴奏道：「孟昶為禍於西蜀，縱欲害民，國法之所不容緩者，陛下正宜興除暴之師，救民於水火。一則殄滅偽命，使聲教不阻於遐陬，二者又使南唐北漢聞風而知懼。此一舉而兩得之策，陛下當急行之。」世宗聞奏大喜，問道：「先生既言蜀可攻，但不知誰人可領此職，得以效命而奏捷也，先生可觀其能者，與朕決之。」王朴奏道：「臣觀宣徽使向訓頗有將才，鳳翔節度使王景善能用兵，陛下可命二人伐蜀，必收全功。」世宗允奏，下詔，以王景為大將，向訓為先鋒，各領精兵伐蜀。

向訓得旨，引兵二萬，竟趨鳳翔來會王景。王景受了聖旨，點起人馬，整備起行。當日對向訓道：「蜀道山高嶺峻，最稱險阻，若使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進，吾今與公分為兩路進兵，公可引兵二萬，從秦州進取，吾引一支軍，從黃牛寨一路而進，俱在馬嶺關相會。」向訓領命，即日領兵竟往秦州而行。那王景領兵一萬五千，離了鳳翔，往黃牛寨進發。

時蜀中共立八個寨頭，乃是黃牛寨、馬嶺寨、木門寨、仙鶴寨、白澗寨、紫金寨、鐵山寨、東河寨。惟有黃牛與木門、白澗這三個寨皆倚山設立，最是險要。那黃牛寨鎮守的乃兩員猛將——為太原人，姓張，名處存，生得黑面烏鬚，橫生筋肉，善使一條鐵桿槍。一個姓蕭，名必勝，山後人氏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使一柄大砍刀。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聽得周兵要來征蜀，張處存謂蕭必勝道：「今有周將王景統領人馬前來，不日將到，若與之戰，彼乘一時之銳，勝負似未可知，莫若嚴督堅守，待他軍中糧盡，然後出兵掩擊，一鼓可擒也。」蕭必勝依其計，即便嚴設戰具，按兵不出。

這日，王景領兵來到黃牛寨下，祇見旌旗峰列，劍戟林排，阻住要衝，大兵不能前進。王景傳令安營，計圖攻取。當有裨將王儀進策道：「小將聞黃牛寨守將，乃張處存蕭必勝二人守把，俱是智勇兼全之輩，他今據險以守，阻住要害，吾兵如何進得，不若先取其易，而後攻其難，近日訪問土民，此處有一條小路，可通馬嶺關，彼處守軍單弱，攻之甚易。王將當偃旗息鼓，從這小路秘密進兵。若得此關，則黃牛寨不難破矣。」王景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即時暗傳軍令，人馬連夜從小路而行。此時喜得殘月微光，軍士不用火炬，穿谷渡澗，秘密前行，將至黎明，已到馬嶺寨下。

守寨將於吉趙季禮二人把守，雖知周兵伐蜀，心下祇仗著前關堅固，不甚提防。這日忽聞寨下金鼓連天，喊聲震地，哨報大勢周兵已到寨下。於趙二人驚得手足無措，即忙點將整兵，出關迎敵，正與王儀兵馬相遇。王儀道：「今天兵已入巢穴，汝等偽命之徒，尚不早降，保全首領，竟敢領兵拒敵，直欲砍為肉泥耶？」於吉大怒，更不打話，提槍直取王儀。王儀舞刀來迎。二將在關下相戰，約有六七合，未分勝負。忽聞側首裏鳴金擂鼓，吶喊搖旗，當頭一員大將殺出，乃是先鋒向訓自秦州而來，領兵從旁夾攻。趙季禮見勢不能支，先將輜重及妓妾都上了車子，帶了家將，即便遁逃。那於吉抵敵不住，不敢戀戰，殺開血路，逃入成都去了。王儀與向訓合兵一處，殺入馬嶺寨，盡降其眾。有詩為證：

殺氣南來戰膽寒，征雲冉冉蔽空山。
英雄預定驅戎策，談笑須臾過此關。

不說王景等已取馬嶺寨。

再說於吉趙季禮二將逃進成都見駕，報稱：「周兵勢銳，已被襲取馬嶺寨，望主公恕罪。」蜀主聽說，大怒道：「汝二人既為守將，平日不能預練甲兵，據險固守，今又不能盡力拒敵，反是望風而走，有何面目來見我耶！」喝令推出斬首號令，然後與眾臣商議退周兵之策。樞密使王處古進道：「近來周兵勢盛，所到無敵，主公若要保安西土，除非結連北漢南唐，陳說利害，求其相援，若使二國允從，則周兵首尾受敵，必然退矣。」蜀主從其言，遣使往二國求救，是時二國得了求救文書，盡皆允允赴援。

卻說王景軍馬屯扎馬嶺關，思欲進取，無奈糧草缺乏，未敢輕動。當與向訓商議道：「前有堅城，後有勁敵，軍中糧食將以不繼，何以支持？」向訓道：「黃牛寨知吾襲取馬嶺，彼必不敢出軍阻我之後，前面關寨，自謀謹守勿暇，焉有他謀，但軍中既缺糧草，祇須差人入京，奏知主上，必然接濟，吾與公共圖進取之計，以匡王室。」王景聞其言而大喜，即日差人入汴京，奏取糧儲，差人領命，星夜赴京，入朝啟奏。

世宗得奏，下詔與群臣商議。眾臣謂王景伐蜀無功，空費錢糧，疑乎無益，不如罷兵，再圖後舉。世宗猶豫未決。南宋王趙匡胤奏道：「近聞王景屢勝蜀兵，軍威大振，特未有奏捷之報耳。今軍中所乏糧餉，此亦本然之事，陛下何必懷疑？臣願親督軍糧，押赴營前，看他光景何如，以定去取。」世宗道：「若得御弟一行，朕無憂矣。」

匡胤即日辭駕，點押倉糧五百餘車，離汴京，已到秦州，先差人報知王景。王景對向訓說道：「主上今差趙王押運軍糧，已到秦州。但蜀道險阻，此糧難進，又恐蜀兵一知，甚非吾利。」向訓道：「公且勿憂，小將早已思算定了，今祇引精兵五千，密出陳倉口，候接趙王糧草到此，必無失誤。」商議已定，即便引兵來見匡胤，且道：「蜀中有可取之勢，祇得糧餉難繼，為可憂也，若使大軍臨成都，則蜀之君臣不擊而降矣。」匡胤道：「將軍言者是也，但今日此糧何以得進？」向訓道：「蜀道崎嶇，車轂難行，祇可令步騎負載，密從間道悄悄至馬嶺寨，方保無虞。」匡胤聽了，大喜道：「王軍師推公有將才，今果然矣。」乃將糧食盡用布囊盛之，差步卒五百餘人，各自擔荷負載，隨了向訓，悄悄的投赴馬嶺寨去了。

匡胤率領兵馬，自回汴京，見了世宗，奏知運糧交代，並無誤失。又道：「西蜀有可取之勢，正將士肯用命之秋，陛下當獨斷於衷，不宜誤聽左右，而失此機會也。」世宗聽奏，滿心大悅，即下詔：「除王景為招討使，向訓為都監軍，速行進兵，以張天討。」使臣領旨，往馬嶺寨軍中，宣了詔書。王向二人謝恩畢，款待過了天使，相送回京去訖。然後下令諸將，各整戰具，備候進兵。

蜀主聞此消息，召大小眾臣商議。有雄武軍節度使韓繼勛奏說道：「周兵此來，必然先攻鳳州，蓋此地乃全蜀之咽喉，敵人所必爭之地也，陛下可命大將，嚴兵據守，再點驍勇之人，領兵據住馬嶺寨要衝，於小路去處，盡都塞斷，以絕周師糧道。則敵兵雖有百萬之眾，亦無所用矣。」蜀主從其言，即命大將李廷珪支審征二人為統軍使，帶領精兵二萬，來拒周師。又遣大將趙彥韜領馬步軍五千，屯住鳳州，為堅守之計。再令精細軍士，往馬嶺左右小路去處，各各塞斷。蜀主分撥已定，李廷珪等諸將各自領命而行。

且說李廷珪軍馬來到白澗寨屯下營盤，與支審征商議道：「離此十五里，地名黃花谷，實為西蜀要害，此處須得一人據險以守，吾與公引精兵抄出馬嶺寨，則周師不足勝矣。」支審征道：「此計甚妙，誰肯領兵往黃花谷一行？」言未絕，健將王鑿應聲

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廷珪大喜道：「汝若肯去，必能成功矣。」即點精兵五千付與。王鑾登時往黃花谷把守去了。廷珪自與審征帶領餘兵出馬嶺寨迎戰。

哨馬報入王景軍中，王景與向訓議道：「蜀道路徑叢雜，急切難行，近聞鄉人傳說，此去有一黃花谷最為險要，若使蜀人據守，吾軍難以進取矣。誰敢領兵先取黃花谷？使吾易於調度。」有裨將張建雄挺身而出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王景大喜，即撥兵二千。張建雄領命而去。王景又差驍將康倉引兵一千，往鳳州阻蜀兵歸路。康倉亦領兵去了。王景分撥定了，自與向訓堅守營寨，按兵不出。

卻說張建雄領兵到了黃花谷，鳴金擂鼓，吶喊搖旗。那王鑾已知周兵來到，即忙披挂上馬，領兵出關，大罵道：「不知進退之賊！今已深入吾地，尚不知死期耶？」建雄不答，掄刀拍馬，直取王鑾。王鑾挺槍迎敵。兩馬相交，雙器並舉，二將戰上七十餘合，王鑾力怯，敗回關去。張建雄奮臂大呼：「斬將奪關，在此一舉！」驅兵乘勝殺進。蜀兵不能抵敵，棄關而走。王鑾大敗，逃奔成都。

張建雄襲了黃花谷，駐兵堅守。早有報子飛報廷珪。廷珪聽知黃花谷失了，頓足大罵道：「匹夫誤我大事！」忙與審征回兵，被王景向訓探知消息，領兵開關殺出，周師奮勇爭先，向前追殺。蜀兵大敗，殺得尸橫遍野，血流山原。李廷珪見周兵勢銳，祇得與支審征一同退保青泥嶺去了。向訓又勝蜀兵，威聲大振。來到黃花谷，重賞張建雄。差人報捷於京師。

是時向訓又與王景議道：「吾兵雖然屢勝，今已深入其地，但黃牛寨守將張處存蕭必勝尚未賓服，倘控扼我後，阻絕歸路，是為深患，不可不圖。必須命勇將擊而破之，方免後禍，且得放心長驅入穴也。」王景道：「公言誠當。然吾觀張蕭二將乃智勇之士，不若先使能言者諭以禍福，說之來降，彼見蜀兵連敗，諒自允從，如若不從，再議加兵。公以為何如？」向訓道：「主將說得是也，小將願請一往。」王景道：「公掌帷幄重任，豈可輕身？當令別將前行，庶無他慮。」祇見部將韓烈近前說道：「小將願往，說他二人來降。」王景大喜，即允其行。

當日韓烈上了馬，帶了一二從人，竟望黃牛寨來。行至關下，高聲叫道：「守關的頭目，快去報與主將知道，說有周將韓烈有事要見。」軍士聽說，連忙報入中軍。張蕭二將令開關放人。那韓烈至帳中，相見坐下。張處存問道：「將軍駕臨，有何見諭？」韓烈道：「某主將素聞二位乃世之豪傑，每懷渴想，欲見無由，故雖奉詔伐暴，而於二位貴地不忍以一卒相加。況我師已入蜀境，惟二位據守獨寨，旁無救應，深為二位危之。且我中國聖主，恩澤所及，遠近皆欽。某故不避斧鉞來見將軍。將軍莫如棄暗投明，決然歸附，他日英名重於竹帛，宏勳烈於鼎鍾，豈不偉哉？愚意以為如此，未知二位尊意若何？」處存聽了這一席話，暗思：「蜀主荒淫，時勢已去，吾等孤立於此，焉可挽回？不如權且歸附，再為區處。」遂開言說道：「蒙將軍以大義相招，足感盛德，某等當於明日領所部來見將軍也。」

韓烈辭別出寨，回見王景向訓，說知張蕭明日來降之事。王景大喜，令設厚禮以待之。部下將佐皆言賊人投降未確，豈宜深信？向訓道：「蕭張雄烈丈夫，豈肯效此不義之為？汝等勿得疑忌，有誤大事。」眾人尚不肯信。到了次日近午時候，人報蕭張引軍馬來到。王景聞報，下令軍中去其戎裝，自己單騎親迎。張蕭二將見這光景，心甚感激，遂滾鞍下馬，拜伏軍前。王景下馬扶起，邀入帳中，依次相見，命之列坐，然後諭以周主之德，與自己愛慕之情。張蕭二人躬身答道：「小將二人蒙將軍見愛，願效犬馬之力，以報仁德。」王景大喜，即命大排筵席，慶賀新降將士，又犒賞兵卒，以示仁恩。有詩贊云：

驍勇王公武略奇，征西將卒建旌旗。

不勞張箭英雄伏，千載功勳布遠夷。

卻說世宗駕坐早朝，有王景捷音報到，百官稱賀。世宗謂王朴道：「出師之利，皆先生舉薦之力也。」王朴頓首道：「此乃陛下天威遠及，將士用命所至耳，臣何力之有？」世宗遣使賜王景向訓及諸將錦袍各一領，其餘部下頭目兵卒犒以財帛。使臣領旨，往王景營中宣了旨意，交點御賜物件。王景拜受已畢，俵分將士，送天使回京去訖，即與諸將商議進兵。向訓道：「蜀兵屢挫其勢，不敢再來交兵。為今之計，且待康倉取鳳州勝負如何，然後發兵征進，未為晚矣。」王景依言，遂按兵不動。

卻說蜀將李廷珪支審征敗回蜀中，素服請罪。蜀主赦之，與群臣商議迎敵之策。樞密副使劉邦義奏道：「周師堅銳，所向無敵，近來一連失去數處關隘。大王若再出兵，勝負難保。不若遣人齎書入中原，與世宗講和，收兵罷戰，乃為上計。」蜀王依議，命儒臣修書，遣使入京，奉上議和之書。時世宗覽其書云：

蓋聞兵乃危事，戰為逆德。臣守西蜀一隅，未敢有犯。而中國耀武興師，侵我邊疆，果何所見者耶？今臣願請歲時修通好之禮，往來如兄弟之國，休兵息民，蓄食省費，於陛下非無所利。不然，蜀道險阻，糧餉難運，勞師經歲，暴骨草莽，於兵既無所益，且於陛下君臨天下，撫邇綏遠之意，未有當也。臣實情陳告，惟陛下留意焉。

世宗覽畢，怒其言語倨傲，不答回書，但諭使者道：「爾歸告汝主，貪殘虐民，昏亂廢政，朕惟奉天命以伐暴耳。汝主若奉表稱臣，獻納土地，即便罷甲休兵，不然，惟有增兵益將，坐受獻俘耳。」

使者領命，歸告蜀主，道知世宗不允和好之語。蜀主大懼，急與眾臣商議。有宰相王昭遠奏道：「既中國不允和好，吾境沃野千里，府庫充足，周師雖來，料亦無妨。且棧道險絕，糧餉難通，彼以急戰為利，吾以堅守為功，歲深月久，周兵安能久駐乎？」蜀主信其言，即便下令，聚兵糧於劍門白帝城兩處，為守備之計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王景打聽康倉消息，忽報鳳州城郭堅固，守備甚嚴，近日康倉與蜀將交戰，頗失其利，因此屯兵望救。王景乃召向訓商議，向訓道：「鳳州，蜀之咽喉，必有重兵固守。今所以必欲先取者，祇為我運糧可通，無後顧之患。君宜親往取之，庶有成績。」王景稱善，便令向訓守黃花谷，自領馬軍一萬，與張處存蕭必勝來到鳳州，離城十里下寨，整頓器械，以備交鋒。消息傳入城中，守將趙彥韜與節度使王環便欲點兵出敵，都監趙彥策諫道：「王景，周之名將，若與之戰，恐未得利，不若固守，以老其師。」彥韜道：「此言是怯也，正宜與他一戰，以挫其勢，使彼不敢輕視鳳州。」王環道：「斯言有理。」遂下令整兵迎敵。

次日平明，前鋒趙彥韜當先出馬。王景橫刀勒馬，立於門旗之下，對彥韜說道：「天兵入境，各處關隘皆被我師所取。汝有何能，不早歸降，而猶拒敵耶？」趙彥韜大怒道：「汝等無故加兵於蜀，敢在陣前饒舌，直欲自尋死路耳！」言罷，舞刀直取王景。王景正待親戰，陣後一將躍出，大聲道：「待小將斬此匹夫。」王景視之，乃蕭必勝也。必勝拍馬掄刀，抵住彥韜交戰。兩下金鼓齊鳴，喊聲大舉。二將戰上六十餘合，彥韜力不能支，回馬敗走。必勝縱馬追來，剛到城河邊，一刀斬彥韜於馬下。王景驅兵掩殺，蜀兵大敗。張處存奮勇爭先，正遇王環，交馬三合，生擒於馬上。周兵一擁攻入。刺斜裏康倉引兵殺到，蜀兵退走不及，拋戈棄甲而逃，其餘投降者不可勝數。王景按轡入城，安撫百姓。亂兵捉得趙彥策，綁縛來見。王景令釋其縛，與王環一同散拘軍中。二人心懷忿恨，不食而死。王景既得鳳州，威聲大振，遠近皆驚，於是成階二州，各各獻城投降。

蜀主聞知，驚惶無措，急召王昭遠商議。昭遠奏道：「事勢危矣，大王祇得再差人到南唐求救，庶可以退周師。」蜀主然之，即差王立中為使，齎書至南唐告急，求請救援。彼時南唐主看書已畢，謂王立中道：「前者正欲出師，因糧草未集，是不果行。今周兵既已深入，吾當命將發兵，阻絕其後，不日可斬周將之首，以雪其忿也。汝先帶回書歸告蜀主，寬心勿憂。」立中領命，回至高陽地方，遇向訓巡邏兵見了，登時拿住，解往營中。向訓令左右搜檢，卻在懷中搜出回書。向訓看了大驚，道：「若非主上洪福，吾等盡受其累矣。」即差左右解送入京，奏知其事，再請朝廷出兵，以遏其勢。

差人領命，即時押解王立中，不分晝夜，望汴京而行，約有多日，至京中，入朝見駕，陳奏其事。世宗大怒，喝令推出斬之，與群臣商議征伐之策。趙匡胤奏道：「南唐李景，近來兵精糧足，非北漢所比。今征蜀之兵已入其境，彼心膽寒裂，必不敢再出兵以拒敵矣。陛下且敕王景向訓於秦鳳二州為駐守之計，候陛下天兵所指，擒了李景，斬示成都，則孟昶自然拱手而降。」世宗大喜，遂即下詔於王景軍中，宣示旨意，一面簡閱將士，擇日出師。不爭有此一番舉動，有分教——西境未安枕席，南方先受干戈。

正是：

事不警心心有戚，機當露敵敵施謀。
畢竟世宗幾時出師，且看下回自見。